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七十二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

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

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

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絶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
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卲表薦之未報彭
城王浟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歴中外府東閤祭酒兄
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彦師
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
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彦師所接對
者前後六輩歴中書黄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譏出為
中山太守有恵政數年徵為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

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迥將為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

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頤刑部尚書内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

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曁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

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絶
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
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
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
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頤
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
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䰟者也既而瘡巨
疊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

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
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恐
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
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絶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
高祖為之屑涕降使齎册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
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蹇
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酹有
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䰟而有靈歆兹榮渥

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頍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泣不絶聲毁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欷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

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頵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將士或問頵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頵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荅之曰其為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夜

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毋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閒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緜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𢼸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

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汲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

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欝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

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為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一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

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紀開皇中為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寃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

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廵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

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佋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佋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

母終之後遂絶櫛沐髮盡秃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輙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俱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頼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

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閒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為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閒稱為

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賾或家傳纓冕或身晢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懐羣盜德佋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卷七十二

隋書卷七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

悲故人敬而悦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絶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茍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

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剥割絶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斂摟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亷潔不亦難乎彦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没而不忘寛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

繫循吏之篇爾

梁彦光

梁彦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彦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

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

百户通前二千户甚有恵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恱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彦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恵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髙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静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

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
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
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
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
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
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
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
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

樂户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詐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賔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

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為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

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兖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為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

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為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鋭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户拜汴州刺史號

為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

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

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

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

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斅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

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内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
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賛二藩善政能官
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
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
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
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
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寃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禄為饘粥

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

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廵人家至户入閱
視百姓産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
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
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户皆如一家之
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
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
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歴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
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

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

郎攝内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户每陳使來
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
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疋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
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
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
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廵檢部内
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
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

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内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

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

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黄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絶後數歳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隷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郭絢 敬肅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歴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

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頴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

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
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
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
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
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
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
書宇文㢸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

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閻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尅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

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頳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輙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寛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輙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輙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絶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絶遷為臨頳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

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為勸於是下

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

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

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

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

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

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脱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脱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禀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内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

兆庶懐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

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歴馮翊
書佐武陽司戸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
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税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
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
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
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
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
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

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敢

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

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弘農劉𡻕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贓汙衡高及𡻕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為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

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旣往之一眚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隋書卷七十三

謹案卷七十一第三頁後二行諒用諮議王頍之

謀刊本頍訛頗據諒本傳改　第九頁前三行

又屬歲饑刊本饑訛餓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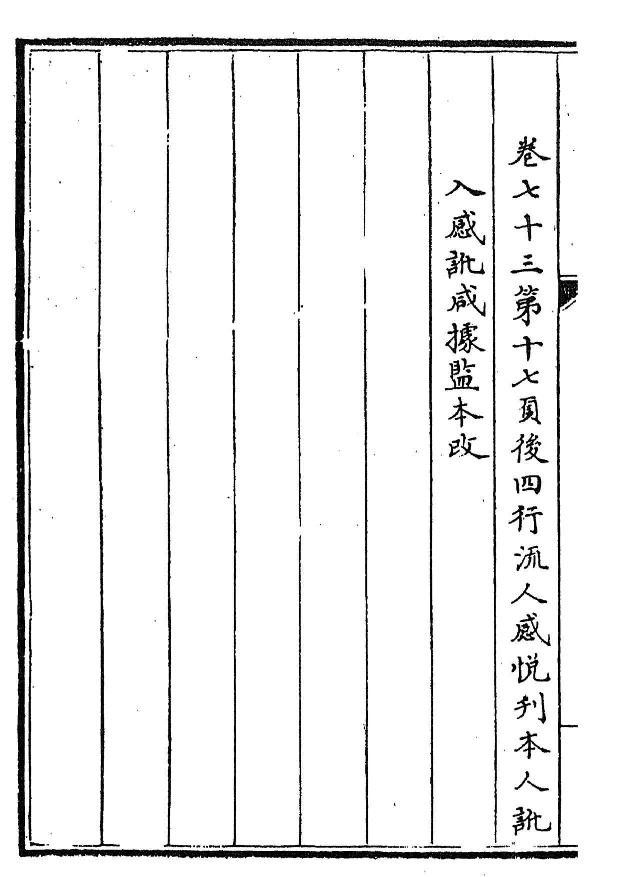
三行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刊本郡訛部據監

本改

卷七十二第四頁後三行於時隆冬極寒刊本寒

訛塞據監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弟頍見文學

傳刊本頍訛頗據文學傳改



卷七十三第十七頁後四行沉人感悅刋本人訛入感訛戚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七十四至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魏右曾

隋書卷七十四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

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

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

厙狄士文

厙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

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隷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絶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

文陷害甞入朝遇上置酒髙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别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寛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撾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

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恵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賔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

士文君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内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

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入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覊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棒殺

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為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

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然而起抽刀砍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閾上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将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為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将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

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為主阻兵於晉陵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晉陵會稽

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為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棒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

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

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為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

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户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别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纎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

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

衆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啟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

偉㨄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㨄之秀賔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黄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竒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

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隅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

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奪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駡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尋遷

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

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

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别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

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
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
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
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
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
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
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
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

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
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
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
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
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
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
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
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廵察河北諸

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

故雖寛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懐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隋書卷七十四

隋書卷七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

非一時也渉其流者無禄而富懐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争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兹道未弘曁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

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

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

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鏧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閒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

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

沒於喂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冦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乂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乂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兾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

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

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彦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彦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

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户
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
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
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
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
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
大悦後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彦之所貢
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

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蕭該 包愷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

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

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夔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夔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

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既成

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

德量力既無吕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嵓滋水之氣不應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

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縻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
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
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
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
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
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

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茍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

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義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釆薺肆夏也乾豆

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

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舞

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五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吕㢘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

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歲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

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

當時所貴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楡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敎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敎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敎授為

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恠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

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

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

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閒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

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

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蜂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

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歴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奥著稽極十卷歴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

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冑玄多不同被駮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為户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内史省考定羣言内史令博陵

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内史内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内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

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勑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内每使執杖為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絶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

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

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
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
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
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
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
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
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
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

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獘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

由吏部纎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敎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

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胷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

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厠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

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閲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

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氷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

十一卷行於世

張沖

吳郡張沖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書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

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㿉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懐抱之内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閒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寛裕之懐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嘘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

闡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逺鬼神在玆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没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責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産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逺藰膂為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

營魂且散恐簞子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内居眉睫之
閒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
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
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
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
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
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

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黜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刋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儁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為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

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畧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卷七十五

隋書卷七十五考證

儒林傳序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按左傳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植作殖

辛彥之傳吳興沈重○監本興訛典按北史沈重字子原吳興武康人

何妥傳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閣本道門亦作廟門 臣映斗按上文叔孫通因奏樂人已下皆撮漢書禮樂志

之文彼文云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無所謂道門者此文重有迎神于廟門二句當是衍文耳

張冲傳○監本冲俱訛仲惟目録作冲北史本傳亦作冲唐書藝文志載張冲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亦與本傳合本書經籍志載春秋義畧三十卷注陳右將軍張冲撰本傳載冲仕陳為左中郎將官秩不符或歷官不備載耳本書潘徽傳受書於張冲俱作冲又

南齊張冲字思約亦吳郡人官至征虜將軍封定襄侯又一張冲也

王孝籍傳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監本貢禹訛禹貢閣本亦訛一本田訛口按前漢書貢禹上書曰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張釋之傳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其意正相類今據正之

隋書卷七十五考證